

“饥”“饿”历时替换考

殷晓杰¹, 吴瑞东¹, 赵娟², 徐伟栋¹

(1.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, 浙江 金华 321004; 2. 山东警察学院公共基础教育部, 山东 济南 250101) *

摘要:表一般的“肚空乏食”义的词属于现代汉语的常用词, 普通话说“饿”, 方言中有“饿”“饥”“枵”“膾”“困”等说法。汉语史上的主要用词是“饥”和“饿”, 二者之间存在着竞争、替换关系。经调查, 先秦“饥”“饿”程度深浅不一, 汉以来二者之别逐渐消失, 至晚到清中叶“饿”在通语中基本取代“饥”, 成为表示一般的“肚空乏食”义的主导词, “饥”作为构词语素依然保留在书面语中。

关键词: 饥; 饿; 常用词; 历时替换

中图分类号: H134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1-5035(2018)01-0054-07

表一般的“肚空乏食(hungry)”义的词属于现代汉语的常用词, 普通话说“饿”, 依据曹志耘《汉语方言地图集》(词汇卷)“97 饿”条可知, 方言中有“饿”“饥”“饥困”“肚饥”“腹饥”“枵”^①“膾”^②“困”“肚困”等说法, 其中官话的绝大多数地方、赣语的大部、粤语的部分地区说“饿”; 吴语、赣语少部、广西平话、中原官话的部分地区(河南西北部、山西南部、陕西中部)说“饥”或“肚饥”; 山东东部胶辽官话区说“饥困”; 闽方言有的地方说“腹饥”, 有的说“枵”; 客家话也说“枵”; 湘语的大部分地区说“膾”; 上海、杭州两地分别说“肚膾”和“膾”; “困”“肚困”的说法集中在海南岛。^[1]从整个分布区域来看, 方言中呈现出“饿”与“饥(包括肚饥、腹饥)”两股主要势力对峙的局面, 相比而言, 其他“饥饿”义词的分布区域要小很多。

汉语史上主要用词是“饥”与“饿”, 二者之间存在着竞争、替换关系, 目前尚无人对这一历史替换过程进行详尽考察。关于“饥”“饿”两词, 王凤阳曾对它们的词义、程度差别进行过辨析;^[2]魏达纯曾对“饥”“饿”之间的语体、程度差别以及程度之别开始模糊的时代进行了详细的考辨。^[3]这些研究为下一步专门讨论“饥”“饿”之间的历史更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需要说明的是, 历史上还有“馁”, 《说文》:“馁, 饥也。”《孟子·尽心上》:“不暖不饱谓之冻馁。”可见古代汉语中“馁”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一般的肚饿, 文献中“馁”的出现频率较低, 无法与“饥”“饿”相比。为集中讨论, 本文着重以“饥”“饿”为中心, 对两个主导词之间的竞争、替换过程进行详细考察和重点研究。

以下结合汉语历史语料, 分先秦、两汉至隋唐、宋元明清三个阶段, 具体论述“饥”与“饿”在汉语史上的竞争、替换过程。

* 收稿日期: 2016-10-20

作者简介: 殷晓杰(1979—), 女, 山东青岛人,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,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, 文学博士; 吴瑞东(1992—), 男, 江苏徐州人,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; 赵娟(1979—), 女, 山东邹平人, 山东警察学院公共基础教研部讲师。

基金项目: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明清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及历史源流研究”(16BY129);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“明清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及历史源流研究”(2016M590552); 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“甲骨文与《战国策》副词比较研究”(J16WC07)

古汉语里“饥”与“饿”都可以表示“肚空乏食”，但有程度上的明显差别，这是学界的共识。一般认为“古代的‘饥’（飢）相当于现代的‘饿’，指的是肚子发空、想吃东西的生理现象；古代的‘饿’不指人们到了时候需要吃饭的感觉，而指食物乏绝、无饭可吃、陷于困境的状况”。简而言之，“‘饿’是致人死命的‘饥’”。^[2]我们认为先秦时期二者之间的程度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，如：

1. 故敌佚能劳之，饱能饥之，安能动之。出其所必趋，趋其所不意。（《孙子兵法·虚实》）
2. 饥而欲饱，寒而欲暖，劳而欲休，此人之情性也。今人饥，见长而不敢先食者，将有所让也。（《荀子·性恶篇》）
3. 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。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
4. 初，宣子田于首山，舍于翳桑，见灵辄饿，问其病。（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）
5. 昔赵宣孟将上之绛，见骖桑之下有饿人卧不能起者，宣孟止车，为之下食，罍而哺之，再咽而后能视。宣孟问之曰：“女何为而饿若是？”对曰：“臣宦于绛，归而粮绝，羞行乞而憎自取，故至于此。”（《吕氏春秋·报更》）
6. 语曰：“家有常业，虽饥不饿。国有常法，虽危不亡。”（《韩非子·饰邪》）
7. 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殍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

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“饥”与“饿”之间程度上的区别，由例1“佚—劳”“饥—饱”“安—动”的相对关系，可以很直观地看出“饥”是“饱”的反义词，“饥”为一般的肚饿；例2的“饥—饱”“寒—暖”，道理亦同；例3说明“饥”与“渴”一样是一种生理上的要求，即“‘饥’顶多是到吃饭时没吃上饭而已，不危及生命和人的正常活动”^[2]。相比而言，“饿”就不一样了，例4“饿”“病”前后呼应，都表程度深。“饿”的状况常常与死亡相联系，如例5中的“饿人”已经达到“卧不能起”“咽后能视”的程度，足见“饿”有致死的危险；例6更清楚地说明“饥”与“饿”的区别，“家有常业，虽饥不饿”，即家里有稳定的工作，虽然肚子吃不饱但是不至于饿死；例7更是以“饥色”和“饿殍”区别了二者不同的程度。

我们调查了13部先秦文献，发现“饥”与“饿”分别承担了“肚空乏食”“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的乏食”义，二者表义泾渭分明，大致出现频率为：

表1 先秦时期“饥”“饿”使用情况

	楚	管	国	韩	吕	墨	商	孟	孙	荀	晏	逸	庄
饥	1	32	5	11	18	29	5	15 ^③	3	9	15	6	8
饿	1	4	1	17	6	4	2	5	0	2	3	0	3

注：从左到右文献依次为《楚辞》《管子》《国语》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墨子》《商君书》《孟子》《孙子兵法》《荀子》《晏子春秋》《逸周书》《庄子》。

魏达纯曾提出“‘饥’‘饿’之别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消失，汉以后几乎等同”，即“战国开始消失”说。^[3]列举的证据之一便是《孟子》中的1例“饥而死”（即下面的例8）。先来看两个例子：

8. 仲尼曰：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”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？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

9. 曰：“以礼食则饥而死，不以礼食则得食，必以礼乎？亲迎则不得妻，不亲迎则得妻，必亲迎乎？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）

上古汉语中“饥”“饿”“死”三者的关系是：饥→饿→死，程度不断加深。那么，“饥而死”这一格式

是否就是“饥死”，即“饥而死”的出现是否就表明“饥”程度加深，等同于“饿”，“饥”“饿”之别在战国时期已消失呢？我们认为，如果将“饥而死”中的“而”理解为“表承接，然后，就”，那么从“饥”到“死”之间便有了时间段，有了过程，进一步说，这个过程中当然可以包含“饿（饥甚）”这个中间阶段，因此“饥而死”完全可以理解为“肚子乏食，乏食太久（即饿得厉害），然后饿死”，而非直接表达“饿死”。“而”的这种用法先秦文献中常见，比如《论语·学而》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《吕氏春秋·用民》：“夫种麦而得麦，种稷而得稷，人不怪也。”两句中的三个“而”都是表承接关系，即“学习过后（经过一段时间，而非立即）经常复习”“种麦之后（经过一段时间，不是马上）便得到麦子”“种稷之后（经过一段时间，而非立即）便得到稷”。因此“饥而死”中的“饥”依然可以理解为一般的肚空乏食，不能因为其后出现了“死”，便想当然地将“饥”理解为危及生命的“饿”。

另外，魏文在提出“战国开始消失”说时，还举了下面两个例子：

10. 楚庄王好细腰，故朝有饿人。（《荀子·君道》）

11. 楚庄王好细腰，而国中多饿人。（《韩非子·二柄》）

魏文指出：这些人为了讨好国君而自动“减肥”，使腰变细，显然不是几天不吃东西，使自己受到死亡的威胁，而只是故意不吃饱，按说应该用“饥”才对，可是却说成了“饿”。由此反证战国时期“饥”“饿”混同。

与魏文观点有所不同，我们认为：楚王喜欢细腰，因此国人宁受“饥甚而危机生命”之险，以投其所好，如此更能说明文章主旨，并不见得国人是受“饥”而瘦，也极有可能是“饥甚”而死，此其一；另外笔者在《晏子春秋》还找到了另外一个版本：

12. 楚灵王好细腰，其朝多饿死人。

此例更加清晰地表明，为求细腰的确有人饿死，例10、11中的“饿”绝非一般程度的饿肚皮，而极有可能是危及生命的乏食。先秦文献中“饿人”较普遍，如例5中的“饿人灵辄”，又如：

13. 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，不为能活饿者也；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贫施赏赐，不能为富民者也。（《韩非子·八说》）

例13中的一个“活”字足以说明“饿”程度之深。除了以上两项证据，魏文又提出在先秦语料中，还存在“饥饿”连用的情况，如：

14. 其下，朝不食，夕不食，饥饿不能出门户。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）

15. 菽粟不足，末生不禁，民必有饥饿之色。（《管子·重令》）

16. 今死士之孤饥饿乞于道，而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。（《韩非子·诡使》）

魏文以此进一步论证：“饥”“饿”之别在战国已经开始消失。我们认为，这一说法仍有不妥，不能因为“饥饿”连用便得出“饥”“饿”同义的结论；假设将“饥饿”理解为偏义复词，且语义偏向程度深的“饿（饥甚）”，那么“饥”仍然可以作一般的“肚空乏食”义理解，在“饥饿”这一复词组合中只起补足音节的作用，如例14“饥饿”到“不能出门户”的程度；例15“菽粟不足”即年景不好，导致的结果绝非老百姓肚子发空这么简单，而极有可能是“民必有饿（饥甚）色”的结果；例16“乞于道”也说明“饥饿”之程度较深。上述3例“饥饿”均可偏重在“饿”。“饥饿”连用只是“饥”“饿”之别消失的必要条件，而非充要条件。

总之，我们认为，魏文“战国开始消失”说证据不足，先秦时期“饥”与“饿”仍有比较严格的区别，从统计数据 and 上述对“饥而死”“饥饿”等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。

二、两汉至隋唐时期

我们认为“饥”“饿”开始混同应是汉之后的事情，这一时期表示一般的“肚空乏食”义，“饥”的使用情况仍然是大大超过“饿”。我们调查了两汉的几部主要文献，“饥”和“饿”的使用情况如下：

表2 两汉时期“饥”“饿”使用情况

		淮南子	说苑	盐铁论	论衡	医书	史记	汉书
饥	a	28	25	25	20	63	28	68
	b	0	0	0	2	0	3	4
饿	a	1	0	0	2	0	1	1
	b	3	8	1	18	0	24	26

注:a表示一般“肚空乏食”义,b表示“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乏食”义。下同。

整体看来,两汉时期“饥”“饿”仍然分别保持“肚空乏食”义和“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乏食”义的优势地位,在此基础上,开始出现“饥”用同“饿”的情况。以下例子特别具有说明性:

17. 灵王于是独彷徨山中,野人莫敢入王。王行遇其故鬲人,谓曰:“为我求食,我已不食三日矣。”鬲人曰:“新王下法,有敢王、从王者,罪及三族,且又无所得食。”王因枕其股而卧。鬲人又以土自代,逃去。王觉而弗见,遂饥弗能起。……夏五月癸丑,王死申亥家。(《史记·楚世家》)

显然,“不食三日”“弗能起”都非常明确地提示例17的“饥”应作“饥甚”讲,也就是说西汉起“饥”与“饿”之别开始模糊。此期不但“饥”可以表示“饥甚”义,“饿”也可表一般的“肚空乏食”义。二者的混用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:

(一)“饥死”的出现

18. 吴大败,士卒多饥死,乃畔散。(《史记·吴王濞列传》)

19. 使者监领,与小吏共盗其禀,饥死者十七八。(《汉书·王莽传》)

20. 使礼义废,纲纪败,上下乱而阴阳缪,水旱失时,五谷不登,万民饥死,农不得耕,士不得战也。(《论衡·非韩篇》)

先秦时代出现“饥而死”,表示“饥久而死”,两汉时期“饥”进一步发展,“饥死”的出现一方面说明“饥”使用的灵活性和搭配的丰富化,另外也说明“饥”程度的加深,已经出现与“饿”相混的趋势。

(二)“饿色”的出现

21. 故庖有肥鱼,厩有肥马,民有饿色,是以亡国之君,藏于府库,寡人闻之久矣,未能行也。(《新序·杂事》)

与上文例7《孟子》描述同一件事,人们吃不饱饭而面有所征,显然尚不至死。先秦《孟子》用“饿色”,汉代《新序》用“饿色”,可见“饥”“饿”二者混同,“饿”程度减轻。

(三)“冻饿”的出现

先秦时期用“冻饥”表示“受冻且肚空乏食”;两汉时期“冻饿”出现,也说明“饿”的程度减轻。例如:

22. 是故江淮以南,无冻饿之人,亦无千金之家。(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)

23. 饮食还给,不忧冻饿。(《汉书·地理志》)

24. 如饥而不饱,寒而不温,则有冻饿之害矣。(《论衡·道虚篇》)

(四)“饥虎”与“饿虎”共存

25. 卒而遇饥虎,杀而食之。(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)

26. 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,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。(《汉书·匈奴传》)

(五)前期用“饿人”,两汉用“饥人”

例5“桑下饿人”在两汉被写作“饥人”，“饥”程度加深。例如：

27. 赵孟宣活饥人于委桑之下，而天下称仁焉。（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）

还有“饥人”“饿人”同现的情况：

28. 若夫琅邪儿子明，岁败之时，兄为饥人所食，自缚叩头，代兄为食，饿人美其义，两舍不食。（《论衡·自然篇》）

（六）“饿饥”的出现

29. 吴王曰：“吾闻义兵不服仁人，不以饿饥而攻之，虽得十越，吾不为也。”（《说苑·权谋》）

如前所述，先秦时全部作“饥饿”，且语义可能着重在“饿”，绝无“饿饥”的出现；但此期“饿饥”这一词序的出现，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“饥”“饿”的混同。

在两汉的基础上，六朝隋唐时期“饥”和“饿”继续发展，程度之别越发模糊。此期“饥”“饿”的单用情况如下：

表3 六朝隋唐时期“饥”“饿”使用情况

		世	颜	古	敦	义	隋	晋	唐
饥	a	4	11	21	49	143	28	46	61
	b	1	0	1	0	1	1	1	3
饿	a	0	0	3	4	0	0	0	8
	b	0	0	6	6	67	5	16	8

注：从左到右文献依次为《世说新语》《颜氏家训》《古小说钩沉》、敦煌变文、义净译经、《隋书》《晋书》《全唐诗补编》。

较之两汉时期，六朝隋唐时期“饿”之“肚空乏食”义开始小规模出现，特别是在口语性比较强的文献如《古小说钩沉》、敦煌变文中。例如：

30. 常行山中，见虎槛中狗；窃念狗饿，以饭饴之。（《戴祚甄异传》）

31. 翁婆骂我，作奴作婢之相，只是担眠夜睡，莫与饭吃，饿急自起。（《新妇文》）

32. 饱吃身自稳，饿肚身自饥。（《有钱不造福》）

整体而言，两汉至隋唐时期“饥”“饿”都是在保持自己原有优势义项的前提下，界限开始模糊，并逐渐混用，但“饿”在一般“肚空乏食”义上尚处于萌芽期。

三、宋元明清时期

宋元明清是“饿”之“肚空乏食”义发展的最关键时期，虽然在总量上仍不及“饥”，但较之前期，这一意义的“饿”开始扩大规模。如：

33. 又喜凌侮使者，凡朝廷遣使者来，必以酒食困之，或辞以不饮，因并食不给，使饿而去。（刘祁《归潜志》卷六）

34. 饥蚊饿蚤不相容。（朱敦儒《西江月》）

例34中的“饥”和“饿”相互呼应来形容“蚊”和“蚤”，可见“饿”逐渐向一般的“肚空乏食”义发展。但整体来看，宋代表程度深的“饿”依然占优势，其一般的“肚空乏食”义处于蓄势发展期。该期“饿”的使用情况如下：

表4 宋代“饿”的使用情况

	“饿”总量	“肚空乏食”义	“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乏食”义
全宋词	7	3	4
宋笔记	25	8	17
朱子语类	7	3	4
五灯会元	6	1	5
宋语录	44	7	37

宋之后“肚空乏食”义的“饿”数量呈明显增长趋势,与“饥”发生激烈的竞争并逐步取得优势。例如:

35. 妈妈道:“怎的没甚事!大雪下,屋里没饭米:我共尔忍饥受饿便合当,也曾吃过来。”(《三遂平妖传》第二回)

36. 看看日没黄昏,李万腹中饿极了,看见间壁有个点心店儿,不名脱下布衫,抵当几文钱的火烧来吃。(《沈小霞相会出师表》)

37. 一阵西风,正从门圈子里刮来,身上又无绵衣,肚中又饿,刮起一身鸡皮栗子。(《醒世恒言》卷三十七)

我们调查了元明清语料中表“肚空乏食”义的“饥”“饿”单独使用的情况:

表5 元明清时期“饥”“饿”使用情况

	元明											清									
	元	水	西	金	初	二	警	醒	喻	三	型	醒	聊	李	红	儒	歧	何	儿	品	官
饥	36	35	53	13	21	20	36	37	29	15	14	21	36 ^④	23	1	2	14	6	1	1	16
饿	32	20	47	37	21	19	17	35	17	11	19	38	60	24	31	14	22	24	20	12	24

注:从左到右文献依次为《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词话》《初刻拍案惊奇》《二刻拍案惊奇》《警世通言》《醒世恒言》《喻世明言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型世言》《醒世姻缘传》《聊斋俚曲》、李渔小说、《红楼梦》前80回、《儒林外史》《歧路灯》《何典》《儿女英雄传》《品花宝鉴》《官场现形记》。

从调查结果来看,表示一般的“肚空乏食”这一概念,元至明中叶一直到清初都是“饥”“饿”并用,但从明中叶以后“饿”在单用次数上显然已占有一定的优势,如《金瓶梅词话》《型世言》《醒世姻缘传》《聊斋俚曲集》等;清中叶“饿”与“饥”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,《红楼梦》前80回和《儒林外史》已是如此,比如《红楼梦》前80回中单就出现频率而言,“饥”凡15例,然而仔细辨析,会发现除了第1回中“饥则食蜜青果为膳,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”之外,其余的“饥”均出现在“饥馁”“饥饿”“饥餐渴饮”“寒热饥饿”“饥饱无伤”“忍饥挨饿”等双音词、成语、惯用语中,其在口语中的单说性已经非常弱;清末北京官话作品《儿女英雄传》和《品花宝鉴》承继了清中叶“饥”“饿”的实力对比。据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断,至晚到清中叶“饿”应该已在北方官话中取代“饥”,成为表一般的“肚空乏食”义的主导词。元明清四种《老乞大》中“饥”“饿”的使用情况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。据汪维辉研究,《原本老乞大》和《老乞大谚解》中没有“饿”,表示肚子饿都用“饥”,《老乞大新释》和《重刊老乞大》有3个“饥”改成了“饿”(2例)或“饥饿”(1例)。四种《老乞大》的语言是随着实际口语的变化而不断修订的,这种直接改词的现象很具有说明性,它们直接反映了清中叶“饥”“饿”在通语中基本完成替换的语言事实。^[4]

与此同时,“饥”的地盘一点点被“饿”所蚕食,“饥”保留原有意思,更多的是作为构词语素出现在复音词中,诸如“饥馁”“饥寒”“饥乏”“饥虚”“饥渴”“饥餐渴饮”等结构中。

四、结 语

先秦时期“饥”“饿”均为“乏食”义,但它们表示的程度不同:先秦的“饥”相当于现代的“饿”,指的是肚子发空、想吃东西的生理现象;先秦的“饿”指食物乏绝、无饭可吃、陷于困境的状况;两汉时期“饥”“饿”有了混用的情况出现,六朝隋唐时期“饿”蓄力发展,在一般的“肚空乏食”义上与“饥”展开竞争;在宋元明清时期“饿”的用法趋于完善,在竞争中逐步取得优势。俗语中“饿”替换“饥”应是清中叶的事情,二者在四种《老乞大》中的使用情况是一个有力的证据。

虽然现在普通话中表示“肚空乏食”义时“饿”已经占据绝对的优势,但由“饥”组成的复合词仍然大量存在,如面黄肌瘦、饥寒交迫、饥渴难耐等等。汪维辉指出:“汉语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现象:作为构词语素,旧成分有时比新成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能产性;但是作为一个独立使用的词,口语里已经是只说新词而不说旧词了。”^[5]“饥”与“饿”这组词的替换和发展再一次证实了这一观点。

注释:

- ①“枵”读 xiāo,方言中读零声母,指腹空,谓饥饿。
- ②《集韵·豪韵》:“膾,腹鸣。”
- ③包含两例“饥而死”,下文将重点讨论这一现象。
- ④其中包括了10个“饥困”,今天胶辽官话依然保留“饥困”这一说法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曹志耘.汉语方言地图集(词汇卷)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8:97.
- [2]王凤阳.古辞辨(增订本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1:803.
- [3]魏达纯.“饥”“饿”之穷尽调查与对比研究[M]//汉语史研究集刊(第五辑).成都:巴蜀书社,2002:143-153.
- [4]汪维辉.《老乞大》诸版本所反映的基本词历时更替[J].中国语文,2005(6):545-556.
- [5]汪维辉.东汉—隋常用词演变研究[M].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0:405.

A Study on the Diachronic Substitution of *Ji*(饥) and *E*(饿)

YIN Xiaojie¹, WU Ruidong¹, ZHAO Juan², XU Weidong¹

(1. College of Humanities,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, Jinhua 321004, China;

2. Department for Common Courses, Shandong Police Academy, Jinan 250101, China)

Abstract: Adjectives meaning hungry are common words in Chinese language; in Chinese mandarin, the word for hungry is *E*(饿), while in dialects, *Ji*(饥), *Xiao*(枵), *Cao*(膾), *Kun*(困), etc. *Ji*(饥) and *E*(饿) were dominant words in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in Chinese, and they were reciprocal and complementary in use. Distinction existed in the Pre-Qin period, b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disappeared gradually from the Han Dynasty. Since the Mid-Qing Dynasty, *E*(饿) has been the predominant word in lingua franca, while *Ji*(饥) only served as a word formative morpheme in written language instead.

Key words: *Ji*(饥); *E*(饿); common words; the diachronic substitution